

張祜詩集校注

• 尹占華 校注

詩賦研究叢書

趙逵夫 主編

巴蜀書社
四川出版集團

詩賦研究叢書

趙達夫 主編

• 尹占華 校注

張祜詩集校注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張祜詩集校注 / 尹占華校注. — 成都: 巴蜀書社,
2007.6

(詩賦研究叢書)

ISBN 978-7-80752-005-4

I. 張... II. 尹... III. ①唐詩-選集②唐詩-注釋
IV. I222.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7) 第 087817 號

張祜詩集校注

尹占華 校注

責任編輯 周田青
封面設計 李文金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 (028) 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 (028) 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責任公司 (028) 85011398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張 22.875
字 數 650 千字
書 號 ISBN 978-7-80752-005-4
定 價 45.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工廠調換

風，開萬賦式。賦，賦以瓊瑤為美，斷句斷業：賦，賦類哀痛，賦，蔡邕世賦，華辭世辭，具音對
詩，風賦適合南北文學，寫出了千古絕句《離騷》，發而登土，世界文學的高純。此對實，對夫對承

《詩賦研究叢書》序

趙遠夫 學師詩賦中量指類與英國文學史之特質的 長孫賦。

學左辭，長賦。指文衣以禮稱謂口具詩聲，曰指文中音些不關於文學的詩聲，姑直裏冊所編。

文學領域中，什麼最能體現中國文化的特質？詩賦。人們常說，中國是詩的國度。詩是語言的藝術。儘管世界各個國家文學的百花園中都有詩，但是，中國的詩歌產生於中國文化的土壤，是獨特的漢語的藝術。

漢語最大的特徵，就是單音節，無詞尾變化。古漢語則一字一音，一音一義，無附加成分。雙音詞一般由單音詞組合而成，伸縮分合甚便。漢語又是以漢字為記錄符號的。漢字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的結構特徵，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書面語交際中誤解的機會，又在表情達意和讀音上有一定的提示、暗示性。所以，所謂「文言」，其詞語的組合搭配、詞序的變化、用詞中的借代等，都十分靈活，在體現語意的輕重緩急和此輕彼重、此重彼輕，以及與其他事物的關係方面，不必加附屬句，即可通過詞語句法的變化含蓄地表現出來。抒情言志，通幽達隱，以有限的文字表無窮的含義，實非其他語言文字可以比擬。

又由何式對對字一字一音的詩聲，中國詩聲詩音言詩置式面可以對匯訊友士的完全整或同韻奏音



又由於方塊漢字一字一音的特徵，中國詩歌在語言佈置方面可以做到形式上的完全整齊同節奏音律上的錯綜變化的統一，對仗、駢儷的藝術美也因而形成。

詩在本質上是抒情的，小說在本質上是敘事的。中國傳統的詩歌根植於中國文化的土壤，而長於抒情。黑格爾在其《美學》的《抒情詩》一節中說：

在對東方抒情詩方面有卓越成就的個別民族之中，首先應該提到中國人，其次是印度人，第三是希伯來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二〕。

儘管黑格爾對中國的詩瞭解不太多，但也道出了個中真理。

中國詩歌抒情特徵的形成，自然有各方面的原因〔二〕，但同漢語漢字的特徵應不無關係。

但是，詩畢竟是世界各民族所共有的文學式樣。真正由漢語漢字的獨特性所形成的我國特有的文學式樣，是賦。駢文亦以駢辭儷句為特徵，但駢文中有些不屬於文學的範疇，故這裏祇說賦。

所以說，在文學的領域中最能體現我國文化之特質的，是詩賦。

自《詩經》最早地結集了我國民族抒發喜怒哀樂的歌唱和反映當時政治禮儀、社會風俗的詩篇之後，屈原融合南北文學，寫出了千古絕唱《離騷》，從而登上了世界文學的高峰。此後賈、枚先後承風，開漢賦先河。馬、揚以鉅麗為美，潤色鴻業；班、張賦京都，趙、蔡疾世邪，摹物抒情，俱有佳

論張祜及其詩（代前言）

「三」吾兄與「一」彭詩至少可以證明詩人誠不是一副淺薄庸人與庸

苦戰慘勝勝湖的人。又，《丁巳年仲冬月五十一》：「南來飄飄幾片青，靜息前平地且開。卸具買土沃

然則補丁卅卅題畢。《正西軍中卅三首》：「一動感哭念蒼蒼，行與又難凶。」《憂旱初》：「渴寫大災之手，

意。富風雨一又以亂士發良，彭繼劍節中心，無難是難日相障我中由宛節讓幸，彭繼由主語與此出白

張祜直對又起發人與主語以又重大宛節專科由非品溫燻不念，此一主由主帝基本土景續致，安

的唐朝頗想有一番作為。他在《元和直言詩》中說：「願以所支流，卻尋到崑崙。但窮此生感，沒齒

寧為冤！」因而向憲宗皇帝提出：「陛下欲垂衣，一與夔契論。成湯事不盡，勿更隨波翻。直者舉其

材，曲者尋其根。直固不可遺，曲亦不可焚。用材苟端審，帝道即義軒。陛下復土階，四方敢高垣？

陛下喜雕牆，四方必重藩。畋獵豈無娛？湯泉豈無溫？始知堯為心，清靜自成尊。」這裏主要提出了兩

個問題：一是任賢，二是節儉。當時唐憲宗寵信宦官，疏遠正直大臣，又喜好「羨餘」，奢侈逸樂，迷

信道教，希求長生，可見張祜所言正中憲宗痼疾。但詩人人賤言輕，這篇《直言詩》能否為皇帝所見

到還是個問題。

國內主要問題與中央政政時局關係與變革之關係不置論。彭祖史變異的詩體來

唐自安史亂後，國內主要問題是中央朝廷和藩鎮割據勢力之間的矛盾鬭爭。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統一有利於人民群眾的安居樂業，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所以當時進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詩人，無不站在朝廷一邊，反對藩鎮割據，謳歌朝廷對藩鎮鬭爭的每一勝利。張祜也是這樣的。他的《大唐聖功詩》，借歌頌太宗皇帝的文治武功，論證唐朝上得天命、下應人心，無疑是針對那些覬覦大唐山嶺的藩鎮而發的。《遊蔚州昭陵十六韻》歌頌了唐太宗掃平群雄、奠定統一大業的傑出軍事才能，既是对這位英明君主的無限崇拜，又是對當時朝廷再無像太宗這樣雄才大略的君主的感嘆惋惜。《入潼關》云：「何處梟雄輩，干戈自不閑」，更是直接指斥藩鎮製造戰禍的罪行。他的《投陳許李司空》、《投魏博田司空》、《投魏博李相國》等詩，熱情稱頌李光顏、田弘正、李愬在平叛戰爭中的功績，特別是對田弘正主動以魏博歸順朝廷、一遵朝廷約束，給予極高的評價，這些是不能看作詩人對投獻對象照例的無聊的吹捧與奉承的。

張祜直接反映勞動人民生活以及重大政治事件的作品為數不多，他一生的生活基本上是穩定、安逸、富足的，又以處士終身，遠離政治中心，無緣身經目睹朝廷中的政治鬭爭，這樣的生活與地位自然限制了他的眼界。《江西道中作三首》一：「淒涼哭途意，行處又饑凶」；《憂旱吟》所寫大災之年，農民還必須繳納「公租與私稅」，地主富豪則是乘機囤積擡價，以至人民群眾「閉廩幾絕糧」；去求天乞雨，也毫無結果：「彼蒼豈降割，以重吾民殃？」這些至少可以說明詩人絕不是一個對勞動人民的苦難熟視無睹的人。又，《丁巳年仲冬月江上作》：「南來驅馬渡江濱，消息前年此月聞。唯是賈生先

慟哭，不堪天意重陰雲。」丁巳即文宗開成二年，「消息前年」無疑是指發生於大和九年十一月的甘露事變。這是朝臣與宦官之間一次公開的較量，朝臣以失敗告終。之後宦官挾持皇帝，操縱朝權，朝臣祇有俯首聽命的份。此詩即表現了詩人對這種形勢的憂慮。又作於宣宗大中元年投謁盧弘止的《投滑州盧尚書》云「新年幾話南遷客」，「南遷客」顯然是指此年十二月已貶潮州司馬的李德裕。武宗會昌年間李德裕爲相，取得了削平劉稹之叛與抗擊回鶻等一系列政績，宣宗即位，以個人恩怨對李德裕實施打擊報復。張祜的詩不僅表現了對李德裕的同情，也包含着對會昌政治的評價。晚年的張祜早已無心仕進，由上述二詩可以看出詩人對國家大事絕不是漠不關心。張祜尚有一首《喜聞收復河隴》，自安史亂後，河西隴右之地爲吐蕃侵佔，後因吐蕃內亂，大中三年二月，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七關人民驅逐吐蕃統治者，回歸唐朝。當時宰相白敏中、馬植、魏扶、崔鉉皆有賀詩，杜牧亦有二首。身爲布衣之張祜亦揮筆爲詩，足見詩人由衷的喜悦之情了，其意義當與上述在朝爲高官顯宦者不同。

張祜雖然也像當時的絕大多數文人知識分子一樣，以入仕和求取功名作爲人生的目標，但最終卻是失敗了。究其原因，自然是他的性格與行爲有爲當時倫理道德觀念所難以接受的地方。張祜早期生活狂放縱肆，計有功便說：「祜在元、白時，其譽不甚持重。」（見《唐詩紀事》卷五二徐凝條）^{〔二〕}他名聲「不甚持重」的原因不外乎下列幾項：

一是嗜酒。曾自云：「十年狂是酒，一世癡緣詩」（《閑居作五首》一）；「酒狂詩癡舊無雙」（《所居即事六首》四）；「余生唯愛酒，師長是山翁。定葬糟丘下，須沉釀瓮中。」（《江南雜題三十首》二

十]《桂苑叢談》說他「常嗜酒」，孫光憲說：「唐李群玉校書……然多狎酒徒，疑其爲張祜之流」（《北夢瑣言》卷六），已視張祜爲酒徒了。唐詩人不乏嗜酒者，如王績、賀知章、李白等，然多爲初盛唐時人，大概自中唐起，嗜酒如命者已不大爲輿論所認可了。

十一]二是疏狂。令狐楚薦表便說張祜「近多放誕」（《進張祜詩冊表》）；《雲溪友議·辭雍氏》條載：「崔涯者，吳楚之狂生也，與張祜齊名」；又《雜嘲戲》條云「祜平生做誕，至於公侯」，上述記載已足見其個性特點。觀其杭州求鄉試解元而謁見白居易時，也是「甚若疏誕」（《雲溪友議·錢塘論》），可見張祜行爲不拘禮法，且頗有些傲氣。當白居易說他的詩「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爲「款頭詩」時，他立即反唇相譏白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爲「目連變」（見《本事詩·嘲戲第七》及《唐摭言》卷十三）。他謁見李紳自稱「釣鰲客」（見《鑑誠錄》卷七及《孔氏談苑》卷五）；又作詩嘲笑顏郎中射獵技術之低劣（見《雲溪友議·雜嘲戲》）。《桂苑叢談》云：「進士崔涯、張祜下第後，多遊江淮，常嗜酒，侮謔時輩。」這種嘲謔他人以及狂妄自大的態度，自然不受人們的歡迎。他卻頗以狂自詡，傲慢不羈，自云：「嗜酒幾曾群衆小，爲文多是諷諸侯」（《到廣陵》）；「憶作江東客，猖狂事頗曾」（《憶江東舊遊四十韻寄宣武李尚書》）。嚮往李白狂放的行爲，《偶題》云：「古來名下豈虛爲，李白顛狂自稱時」，以李白自比；又《夢李白》寫李白見面首先問他：「問余曰張祜，爾則狂者否？」恐怕當時人並不欣賞他的「狂」，中唐以來李白的名氣漸不如杜甫便是明證。他又好以俠士自居，「逢人說劍三攘臂」（《到廣陵》），自道中頗有些俠士的風度。《桂苑叢談》說他「或乘飲興，

即自稱俠」；劉崇遠也說：「嘗作《俠客傳》，蓋枯得隱俠術，所以託詞自叙也。」（《金華子》卷下）張枯是否真的得隱俠之術不得而知，《桂苑叢談》却載有客夜訪張枯，稱其「張俠士」，張遂大喜，當即慷慨解囊相贈，結果被騙去十萬緡，「豪俠之氣自此而喪矣」，真是可笑而又可悲！唐代文人尚俠之風甚盛，似此可以舉出陳子昂、李白、高適、劉叉等，但張枯尚俠帶有自我標榜、招搖過市的意味，正如他受騙後自嘆「虛其名無其實」，所以為時人所譏，自然也是「其譽不甚持重」的一個方面。

三是狎妓。《雲溪友議·辭雍氏》載張枯、崔涯在揚州縱遊倡館，「呼吸風生，頗暢此時之意也」。驗之張枯詩篇，事當有之。其《到廣陵》云：「一年江海恣狂遊，夜宿倡家曉上樓。」《縱遊淮南》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祇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又有《途次揚州贈崔荆二十韻》云：「酒漿曾不罷，風月更何逃。」按說唐代達官貴人或社會名流幾乎都有和妓女來往之事，如李白有金陵子，韓翃有柳氏，自居易有阿軟、陳結之、樊素，劉禹錫有鄂妓，趙嘏有浙姬，本來不算什麼；但若到妓院與妓女厮混恐怕就「有礙名教」了。《唐闕史》載杜牧在揚州為淮南節度使牛僧孺掌書記，「常出沒馳逐於倡樓之中」，「無虛夕」，後徵拜侍御史，牛僧孺於臨行特規誡之。温庭筠狂遊狹斜，「土行有缺，縉紳薄之」（《北夢瑣言》卷四）。可知張枯行為也必為時議所非。杜牧自叙其行徑云：「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遣懷》）多少帶有反省之意。張枯卻公然宣稱「人生祇合揚州死」，葛立方評曰：「則是戀繆此境，至生死以之者也。」（《韻語陽秋》卷十三）這種態度難免要受到責難。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不是高僧對其

可知，張祜先爲元稹所抑，又爲白居易所屈，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不是詩作得不好，而是因其行爲不大檢束之故。元稹就對穆宗皇帝說：「或獎激之，恐害風教」；計有功說「樂天方以實行求才，薦擬而抑祜」（皆見《唐詩紀事》卷五二），正是道出了其中的緣由。

張祜一生遊蹤甚廣，自云「南窮海徼北天涯」（《所居即事六首》五）。北曾至蔚州及受降城一帶，其詩《遊蔚州昭陵十六韻》及《塞下》：「問看行遠近，西去受降城」可證。南至南海，《戊午年感事書懷一百韻》云：「傷心從楚塞，垂淚到湘川」，以及《湘中行》、《將之衡陽道中作》諸詩可證。陸龜蒙云：「從知南海間罷職，載羅浮石筍還」，可知他曾短期代理過南海縣令。至於吳越一帶則足跡遍及，且許多地方到過不祇一次。移居丹陽之後仍屢屢出遊，赴池州會杜牧，北遊河陽、滑州，又至宣州、湖州，寓居臨平。一般來說，中唐文人大多爲科舉死守長安，已失去了如盛唐文人那種雲遊天下的興致，但張祜要算一個例外。張祜早期遊陳許、魏博、太原，主要目的尚是拜謁達官貴人以求引薦，但在一系列求仕活動失敗之後，便真心寄情於山水了。李群玉《寄張祜》云：「越水吳山任興行，五湖雲月掛高情。」正是這樣。

張祜又喜遊佛寺，集中題寫寺院的作品多達三十三首，這在唐詩人中首屈一指。《韻語陽秋》卷四說：「張祜喜遊山而多苦吟，凡歷僧寺，往往題詠。」《唐才子傳》也說他「性愛山水，多遊名寺」。他在遭受挫折之後，爲寄托自己的失意之情，遂遊心物外，到大自然之中，到僧寺與禪理之中，去逍遙自在了。「悟色心無染，觀空事不生」（《題贈志凝上人》）；「黃葉不經意，青山無事身」（《題贈仲儀上

人院》；「世事靜中去，道心塵外逢」（《題萬道人禪房》）；「貧知交道薄，老信釋門空」（《秋夜宿靈隱寺師上人居》）。在欣賞山水、談論佛理之中，心境漸趨平和，精神上也得到了超脫。李白在雄偉壯麗的山河之景中得到了滿足，王維在幽雅寧靜的別墅園林裏找到了歸宿。但李白嚮往仙道帶有幾分天真，王維崇佛帶有幾分虔誠。而張祜卻說「燒得硫黃謾學仙，未勝長付酒家錢」（《勸飲酒》）；「道門演空言，未必死錄除」（《寓言》），明確表示並不相信仙道之說。其《游仙》一詩模仿李白，僅得其毛皮；《夢李白》學李白風格亦似是而非。他對佛教也是如此，如云「寄謝香花叟，高蹤不可攀」（《題善權寺》），可見他並不虔心皈依，當然也做不到「便知心是佛，堅坐對寒灰」（《贈廬山僧》）。晚年所作《丹陽新居四十韻》：「觀心知不二，叩齒問羅千。」恐怕也祇是說說而已。這和王維不同，和白居易也不同。張祜其實是始終不甘心於隱居的，一方面須借佛理以化解失意的苦悶，一方面又不願成爲一個超然於世外的避世者，這在張祜身上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那麼，張祜的交接僧侶、題詠佛寺，意義也是雙重的，即是標舉自己的高潔，又是借機揚名的手段。詩以名寺，寺以傳名，相輔相成。再說，佛教在唐朝也是一支很重要的政治勢力，那些高級僧侶甚至受到皇帝的禮遇。唐代文士幾乎都與僧侶交往，這也是時代的風氣。

張祜曾自稱「遍識青霄路上人」（《偶作》）；陸龜蒙《和過張祜處士丹陽故居》：「一代交遊非不貴，五湖風月合教貧。」《序》則說：「由是賢俊之士，及高位重名者，多與之遊。」潘若冲《郡閣雅談》也說：「張祜素藉詩名，凡知己者皆當世英儒。」（《詩話總龜》前集卷二四引）據祜詩，其交遊確

多名公鉅卿，如李光顏、李載義、田弘正、李愬、令狐楚、蕭俛、裴度、李德裕、李程、李紳。唐代一般知識分子的政治出路不外兩條：一是科舉，二是入幕。科舉之路自然為大多數文人所熱衷，由於錄取名額的限制，科場競爭十分激烈，便使得這條道路異常艱難。於是許多人便通過入幕謀求出路。但為幕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入幕者必須有一定的名氣，否則便不會有人辟請；另外，還須處處看幕主的臉色行事，這種仰人鼻息的滋味也不好受。陸龜蒙《序》說張祜「亦受辟諸侯府，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由此觀之，張祜有過入幕的經歷。《平原路上題郵亭殘花》云：「自從身逐征西府，每到花時不在家。」似乎也說明了這一點。張祜的大部分投獻各方節鎮之作，就是希求為一幕職的。其中《投陳許崔尚書》（「崔」為「馬」之誤，謂馬總）：「大幕賓名瑀，長裾客姓馮。耻為狂狷者，強廁滑稽雄。」便很像是已入幕的口吻。王世貞說：「唐自貞元以後，藩鎮富強，兼所辟召，能致通顯。一時遊客詞人，往往挾其所能，或行卷贊通，或上章陳頌，大者以希拔用，小者以冀濡沫。而于旆之吏，多不能分別黑白，隨意支應，故剽竊雲擾，諂諛泉湧，取辦俄頃以為捷，使事鉅釘以為工。」（《藝苑卮言》卷四）說的正是這種情況。這類投獻的作品，難免須向對方歌功頌德，甚至有些肉麻。但張祜的此類詩作，在抒寫自己的窘況時，也時常流露出一種抑鬱不平之氣，如「接坐羞人識，還家畏嫂輕」（《投陳許李司空二十韻》）；「阻轍羞偏轂，蟠泥渴一泓」（《投魏博李相國三十韻》）；「敢望憐哀鳥，何煩敬朽株」（《投宛陵裴尚書二十韻》），這些詩句充滿了痛苦和壓抑之感。《劇談錄》載張祜於徐州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席上，被促當筵作詩，遂敷衍云：「古來英傑動寰區，武德文經未有餘。王氏柱

天勳業外，李陵章句右軍書。」又被批評爲「書生之徒，務爲諂佞」。王智興還是很高興，誇他「張秀才海內知名」，臨行贈絹千匹。這財物是扭曲自己的人格換來的。可是當自己有求於人時，「不這樣做又怎麼能行呢？李白聲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卻也曾誤拜韓朝宗（見魏顥《李翰林集序》）。杜甫說：『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更是這種痛苦的自白。早期的張祜確也敬佩李白的「數十年爲客，未嘗一日低顏色」（任華《雜言寄李白》），卻到處碰壁。《旅次岳州呈徐員外》說：『笑命詩思苦，莫信狂李白。於狂是空疏，於仙是遐適。』使他領悟到疏狂祇會觸犯大官們的忌諱，不如投其所好。但最終依然一事無成時，「卻厭長裾曳，寧辭短褐穿。憤窮長自樂，不佞少人憐。』（《戊午年感事書懷一百韻……》）「闕下非才入，江南是性牽……戲傲東方朔，文輕司馬遷……醉卧捫雲肩，狂歌上釣船……朽心降杞梓，生意慕蘭茝。」（同上）便決然從奉承侍應之中抽身而退了。他的思想經歷了一個「之」字形，最後還是回歸從前，選擇了保留個性這樣一條道路。這對於詩人來說，雖然不是自覺的，而是不得已的，但畢竟由虛僞和扭曲中回到了自我。

張祜於會昌元年由蘇州移居丹陽，陸龜蒙《序》說：「以曲阿地古澹，有南朝之遺風，遂築室種樹而家焉。」風雲不偶，僻居鄉野，其遭際與孟浩然有相似之處，正如他自己所說「還似襄陽孟浩然」（《感歸》）；「孟浩然身更不疑」（《寓懷寄蘇州劉郎中》）。閑居期間作有《丹陽新居四十韻》、《所居即事六首》、《窮居》、《寓言》、《江南雜題三十首》等。《丹陽新居四十韻》說：「閑吟招隱詠，靜賦篤終

篇……坐甘塵外老，來幸酒中仙。潘岳因成賦，揚雄便草玄。散襟梳短髮，揭指上遊絃。」詩人大概也祇好做一個隱士了。《江南雜題三十首》九說：「汨沒非兼濟，終窮是獨醒。」其十七說：「平生心未遠，徒欲效鴟夷。」其二十七說：「自當甘朽拙，安敢慕羲皇。」其中流露着牢騷與無可奈何。其十九說：「幸因重醞熟，聊作醉鄉遊。」其二十四說：「幽棲日無事，痛飲讀離騷。」其二十五說：「大笑俯塵甌，高歌敲酒盆。」作者又恢復了那豪放不羈的個性。但瀟灑對於他的意義是雙重的，不僅是豪放的佐料，又是苦悶的排遣劑。平凡的生活究竟也具有無窮的樂趣，試看他所寫的：「日夕愛琴憐犬子，春風詠雪喜胡兒」（《所居即事六首》三）；「三茅道士朝携手，五柳先生夜對棋」（同上五）；「喜客加簋食，邀僧長路棋」（《閑居作五首》二）；「人憐貧好學，自笑老吟詩」（《江南雜題三十首》一）；「盡日題書標，無風下釣絲」（同上二）；「汲池澆韭壠，占石坐松根」（同上二十五）。其中有訪友、待客、弈棋、彈琴、垂釣、灌田、讀書、賦詩，悠閑而又自在，大可自得其樂。「且賴身無事，窮愁亦自甘」（同上十六），不妨就這樣做一個隱士吧。《唐才子傳》說他「樂高尚，稱處士，騷情雅思」，即是針對此時的生活與思想而言。

陸龜蒙《序》言其「性嗜水石，常悉力致之……不蓄善田利產爲身後計」。他也知道自己「理生且自昧」，又不可一日無酒，「但願致樽酒，豈憂無斗儲」（皆見《寓言》），以至「死未二十年，而故姬遺孕，凍餒不暇」（陸龜蒙《序》）。至張枯故友之子顏萱「適經其故居，已易他主」（顏萱《過張枯處士丹陽故居詩序》）。顏萱《序》記張枯生前愛姬崔氏向他訴苦：「葛屐練裙，兼非所有；琴書圖籍，盡